

島和我们

Tsujimura
Mizuki

辻村深月
著

胡笏
译

島は

ぼくらと

岛和我们

(日) 辻村深月 著

胡笳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SHIMA WA BOKURA TO

© Mizuki Tsujimura 2013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DANSHA LTD.

Publication rights for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edition arranged with KODANSHA LTD.
through KODANSHA BEIJING CULTURE LTD. Beijing,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岛和我们 / (日) 辻村深月著; 胡笏译. —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5.1

ISBN 978-7-5133-1665-1

I. ①岛… II. ①辻… ②胡…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83910 号



谢刚 主持

岛和我们

(日) 辻村深月 著; 胡笏 译

责任编辑: 邹 璿

责任印制: 韦 舰

封面绘图: 李思思

装帧设计: @broussaille 私制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11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开 本: 910mm×1230mm 1/32

印 张: 9.5

字 数: 157千字

版 次: 2015年1月第一版 2015年1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3-1665-1

定 价: 30.00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本土^①的轮渡码头，一直都是刺眼的银色。

夏天更是刺眼。

时间已经到了下午四点，太阳丝毫没有黯淡下去的迹象，阳光灼烧着脚下的混凝土，地上似乎有无数银色的颗粒正在闪闪发光。码头的栈桥向大海中延伸，栈桥旁休息室的房檐并不很宽，四点半以后才会显现出遮蔽的阴影。在这之前，因为阳光角度的关系，屋顶下的影子都直接逃进了大海中。

在银色混凝土的尽头，是一望无际的大海。

在濑户内海里游泳的时候，会觉得水不是那么干净。但如果从

^①与主人公所在的离岛相对，指日本本州岛。

远处眺望，海面的颜色就仿佛是绿宝石一样，无限地延伸开去。大海中散落着许多绿色的小岛，就像是倒扣在海面上的碗一样。

池上朱里所居住的牙岛，从本土乘坐高速船的话，单程是四百五十日元，大约需要二十分钟。

从本土的码头上望去的话，正好处于很难看见的位置。

“真慢啊，新他们。”

在朱里身旁，和她一起坐在地上的榎野衣花说。

她的头上戴着妈妈网购来的折叠式麦秆帽，帽檐很宽，就像是电视上的女明星度假时戴的那种。同时，她的鼻子上还架着一副暗红色的太阳镜。与身上的校服完全不相配的帽子和太阳镜，穿戴在她身上后，虽然还是很协调，但却让人觉得非常时尚。衣花太阳镜下的鼻子鼻梁很高，肤色也很白。眼睛上面眉毛的形状修得很好，柔软的嘴唇虽然没有涂过唇膏，但一样显得很有光泽。

她隐藏在镜片下的瞳孔呈现出淡淡的灰色，看起来比戴着彩色隐形眼镜的人更接近西伯利亚雪橇犬的眼睛。“正因为这样，我的眼睛很容易被灼伤。”她以前这么半真半假地说过。

之前，朱里说她戴着帽子和太阳镜的时候很像明星，衣花笑着抿了抿嘴回答：“反正回岛上的时候，也只能遇到朱里你们。”

她的头发是蓬松的茶色卷发——虽是天然的卷发，但看起来有点像是烫出来的大波浪。

衣花的帽子上印着不认识的品牌标志，据岛上的新移民青年本木说，这顶帽子差不多要两万日元，但是朱里并不惊讶。衣花家里完全有这个实力。不过，就像朱里头上搭着运动毛巾一样，衣花经常戴着这样的帽子直接跳进海里。她那些昂贵的帽子的内侧，经常沾着白色的海盐颗粒。

“喂，等等我！”

从远处传来一阵喊声，朱里和衣花抬起了头。

渡船停靠在码头边，发出的引擎轰鸣声变得强烈起来，像是在告诉乘客马上就要出发了。乘客们排成的队列，也开始慢慢向前移动起来。

矢野新从自动售票机所在的码头办公室中跑了出来。看他的样子应该是尽了全力在跑。他的衬衫已经被汗水打湿了，领带也歪歪扭扭的，就连鼻梁的眼镜都像要掉下来了一样。

“真慢啊，新！”

朱里取下了头上的毛巾，对他喊道。新咬着牙，跑得更快了。他的身体有些踉跄，一不小心肩上运动包中的东西都散落在了地上。看到他这个样子，衣花叹了口气，惋惜地嘟哝道：“哎呀呀。”

被渡船所逐渐吞没的队列，眼看就要消失了。站在渡船旁检票的乘务员，对着一边哇哇大叫，一边忙着收拾课本和活动铅笔的新大声吼道：“喂，新！”高中三年间往返学校的行程，早已让他跟岛上的孩子们都十分熟悉了。

“快点儿，冲刺，冲刺啊，拿出点儿毅力来！”

“对不起。”

新慌慌张张地把东西塞进包里，这时，他的身后突然出现了青柳源树冰冷的脸。看着正趴在炽热的混凝土地面上忙碌着的朋友，源树眯着眼说：“你小子，在干什么呢。”

虽然他自己也几乎没赶上这班船，但却一点都没有焦急的样子。源树捋了捋脖颈旁茶色的头发，懒散地把它们撒落在肩上。在岛上的孩子们，无论是接近金色的头发，把衬衫拉到校服外的穿法，还是在男生中戴起耳环，源树都是第一个这么干的。有些初中生会觉

得那样很帅而想要去模仿，但大人们都会说：“那种样子，也就是青柳家的孩子了。”看着他们这样教导着自己的孩子，朱里的心情有点复杂。

在这个只有民宿和小旅馆的岛上，源树家经营着唯一的一家大型的度假酒店。酒店里有高尔夫球场，餐厅里还有从神户的高级酒店挖来的大厨掌勺，这些都成了旅游杂志介绍这座岛时最推崇的卖点。对于跟着父母从东京搬到岛上这件事，源树曾经说：“我觉得自己是被莫名地卷入了爸爸那种很自我的健康生活观。”

源树伸手拿起了新掉在地上的书，无聊地啪啪翻着。“谢谢。”新边说边把手伸了过去，想要把书拿过来。源树却对新的动作熟视无睹，做出了把书扔向海中的动作。新见状绝望地大喊：“不要！”源树仿佛觉得很有趣似的，拿着书朝渡船跑了过去。“等等！”新一边喊着，一边在他身后追赶着。

“别闹了，快点上船！”

衣花把手搭在嘴边，朝他们大声喊道。

在这个人口不到三千人的岛上，到初中为止的学校都还是有的，但是高中就没有了。像朱里这些岛上的孩子，在初中毕业后，就要开始坐船去本土的高中上学。当然，也有人从此便辍学了。

一群穿着运动服的高中生在海边的道路上朝远处跑去，看起来就像是什么东西在流动着。穿着袴裙^①的弓道部成员，还有拿着曲棍球杆的同学们的身影，慢慢地都变小了。这里距离学校还有不少路，但他们竟然每天都能跑到这里，朱里觉得他们的身影看起来正在闪闪发光。

^①射箭时穿着的传统服装，类似宽筒裤。

朱里、衣花、新和源树四个人都是在牙岛长大的，也都是高中二年级学生。他们每天都要乘坐连接本土和岛上的轮渡，回程最晚的一班是下午四点四十分。

所以，岛上的孩子都没有参加学校里的社团。

马上就是暑假了，七月中旬的船舱内非常拥挤。

夏天是牙岛的旅游旺季，有不少人会到这里来，同时岛上的新移民也有一部分会回家，所以岛上往来的人便多了起来。

不过即使是这个时期，能容纳八十人的渡船依旧不太会坐满，熟知这一点的朱里他们从来都不会焦躁地去排队，而是会躲在栈桥阴凉的角落里，坐在围栏上等着渡船。不过，今天船上找不到四个人可以并排坐着的地方，他们只好去了二楼的天台。天台上有个孩子指着前方说“爸爸，看那边”，于是爸爸便带着他离开了座位往船头走去。新坐在他们空出来的长椅上，翻看着包里的东西，然后叹了口气。

“还好赶上了。”

“你这家伙，都跟你说了，还是放弃社团活动吧。”

源树冷冷地对他说，同时把手里的世界史课本还给了新。“放学后最多也就只能参加三十分钟活动吧，去了也没有意义。更何况还不是运动类的社团，而是文化类的。你这家伙，应该没有这样的热情吧。”

“才不是呢。我从初中的时候就想加入话剧部了，而且我们高中的话剧部也很给力的。”

“所以嘛，我也觉得像你这样只能参加三十分钟活动的成员，是没什么意义的。”

衣花伸手按住了要被海风刮走的帽子，歪着脑袋对新说。她把标着 SPF50 标记的防晒霜递给了朱里。“给，你也用一点儿。”

“别人练习的时候，你全都缺席了吧？就算是早上的练习，岛上最早的轮渡是八点多，你同样赶不上，也不可能通过正式的彩排来练习。就算社团里的朋友们看上去都很欢迎新成员，可是去年话剧大赛的时候，你不是也只能做做准备道具这样的工作吗？这样真的有意义吗？”

“可是，那个……”

“你们说得太过分啦，新也是因为喜欢才加入的吧。所以能加入当然就是有意义的吧。”

因为觉得新太可怜了，朱里插了一句。她从衣花手里接过防晒霜，在手臂上涂了一下。新茫然地低下了头，回答道：“啊，那个。”

“妈妈他们都说，能在自己的班级外交到朋友也不错。”听到新前言不搭后语的回答，源树立刻闹着说：“认真的，他是认真的！”

“因为这样，每次坐船几乎都要赶不上，也是很麻烦的事啊。因为你的关系，我们有多少次出发都晚了啊。”

“不过，今天源树也迟到了吧。”朱里说。

经过航行途中第一座岛的时候，渡船开始加速，引擎的声音也大了起来。他们感觉到背后的浪花越来越高，声势仿佛是要压倒轮渡的引擎一样。

“而且和新不一样，他还是厚着脸皮慢悠悠的，一点着急的样子都没有，让人很不爽啊。”

“啊，那是因为有新在，检票的那家伙看到新跑过去了，总是会让他等他的，所以我也就没必要着急了。”

“——是因为立山遥吧？”

听到衣花的话，之前还在冷笑的源树表情突然凝固了。衣花得意地坏笑了起来：“我可都知道哦。”

“高一五班的立山同学，听说今天要向源树表白吧？所以源树才来晚了。”

朱里非常吃惊地看着源树。她听说过立山遥，也知道她长什么样。立山比他们低一个年级，担任着统管整个年级的学年委员长的职务。朱里和衣花在午休时被她问过：“青柳学长有女朋友吗？”那已经是这个月初的事了。

那时，衣花摆出了惊讶的样子，然后微笑着问她：“你喜欢源树吗？”朱里在旁边回答道：“他应该没有女朋友。”可她的内心却很复杂。

应该不是因为自己喜欢源树的关系，大概。

可是，朱里却无法否认自己感觉到了一丝伤感。一旦走出了那座狭窄的小岛，之前都在一起玩耍的朋友们，也会逐渐进入另一个世界。虽然从前就已经知道会是这样，可朱里却一下子感觉到源树被别人带去了很远的地方。

听到他没有女朋友的回答，立山遥拉着身边朋友的手说：“太好了。”还追问了一句，“那学长你们呢？”她好像很在意衣花的样子。

“你们四个人一直都在一起吧。好像有很多人都觉得，榎野学长和池上学长两个人里，有哪一个青柳学长的女朋友呢。你们是怎么想的呢？”

“嗯，青柳源树的名字听起来，很像是寿司店的老板呢。”衣花带着优雅的笑容回答，朱里也在旁边发出哈哈的干笑声，总算熬过了当时的场面。

在初中的时候，就像衣花说的那样，“源树”一直被别人说是像

寿司店老板的名字。所以他也经常被别人取笑，说如果和岛上的船主家的女儿衣花结婚的话，那寿司的材料也就有着落了。而源树那时候只是冷淡地回答，其实他不喜欢自己的名字。“被卷入了父亲的生活观”“被家里人带过来”的新移民源树，在岛上就像是脱离群体的一个人。只是因为上学路线相同，所以自然而然相熟的这几个人被别人认为“一直都是四个人在一起”，可源树对此到底是什么感觉呢，朱里有点不太想去考虑。

她悄悄地看了看自己的手臂。

皮肤被晒得黝黑，虽然也借了防晒霜用，但她自己基本已经放弃了，有衣花这样出挑的标准美少女在身边，自己要总是考虑打扮什么的也会很可笑。就连想把短发留长，考虑到种种原因也从来都没有实施过。

“真是烦人。”

源树有点慌张，他的语速加快了。他对着衣花和朱里用力地摇了摇头。

“那个根本就没什么要紧吧。衣花，你别开玩笑，怎么能在这里说呢。”

看他的样子，感觉是少见的有点紧张。应该是不想让衣花有什么误会吧。源树很明显地皱起了眉头，新对着他大喊道：“什么，立山到底是谁啊？”

朱里有点害怕知道，源树是怎么回答立山的。

虽然自己并不是很起劲，但总感觉这个时候应该要一起热烈地讨论这个问题才对，所以朱里回答道：“是个很漂亮的女生哦。”源树听到，立刻发出了“啊”的声音，直直地看着朱里。朱里的心脏立刻剧烈地跳动起来。

源树歪了歪脑袋说：“是吗？好像是个在他们年级里很厉害的女生，长得确实很可爱，性格也不错，不过总感觉哪里有点不够。到底是因为什么呢？”

“喂！”

“喂！”

新和衣花差不多同时发出了谴责的声音。

“好讨厌的感觉，就像是当红小生对人的那种俯视感。”

“什么啊，我是说真的。”

“那么，你拒绝立山同学了吗？”

朱里提问的时候，心又怦怦地跳起来。“嗯？”源树应了一声，好像有点厌烦地看了看朱里，然后缓缓地摇了摇头回答，“嗯。”

新很理解似的点了点头：“是啊，每天四点就要回家的话，也是没法好好和别人交往的吧。”

“其实，如果只是说长相的话，还不如找衣花这样的呢。”

听到源树随口说出的话语，朱里有种呼吸都要停止的感觉。不过，更让人惊讶的事还在后面。

不管是在岛上，还是在本土上高中后，衣花的容貌早已被人夸了无数遍了。可这时她却突然怔住了，“啊？”她的脸上一瞬间失去了表情。还没等朱里考虑那是为什么，源树便又像往常那样开起了玩笑：“不过内在可是太差了。”衣花也马上恢复了镇静，捶着他的肩膀：“你太过分啦！”

“真的是好过分啊。”朱里慌慌张张地接上了话，然后认真地摆弄了一下头上用来代替帽子的运动毛巾。

“喂，喂，那个，那边那个人穿着的 T 恤衫的图案，不是跟 Asyik 专辑的封面一样吗？”

新应该不是故意要扯开话题的。他指着天台最前面的方向。

顺着他的手指方向看去，前方的座椅上坐着一个人，从背后看起来是个年轻的男性。他的身材不高，虽然不能说很胖，但微微有些发福。不知为什么，让人想起了俄罗斯最出名的套娃。他还戴着一副粗框的浅蓝色眼镜，像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艺人常戴的那种。

是个没见过的人。

他好像是在看杂志一类的东西。厚厚的刘海倾斜地覆盖在脸上。就像新说的那样，他 T 恤上的图案，虽然有点看不太清楚，但应该是有张外国女性的照片。

朱里问道：

“Asyik 是谁？”

“你们不知道吗，她是个英国女歌手，说是两百年才出一个的天才，最近还演过电影呢。”

“不知道啊！”就在源树回答的同时，那个穿着 T 恤的男人也抓着身上的衣服说：“好热啊！”

这时，那个男人好像注意到了他们。

他站起了身，朝着这边挥了挥手，沉稳地喊着“喂，你们几个”，然后朝他们走了过来。

来往牙岛的人中，会有很多新移民、回乡者和观光游客。所以朱里他们也早就对被陌生人搭讪习以为常了。

“你们是牙岛上的孩子吗？”

“是啊。”衣花回答。

男人手里拿着的杂志，被风翻动了起来，露出了封面的图案。封面上有个外国模特，还有英文。看上去不是日本国内的杂志，大概是国外出版的时尚杂志之类。“哎哟，”男人嘴里嘟哝着，抓紧了手上的杂志，然后问道，“刚刚你们是不是在说我T恤上的图案？”

新点了点头。

“我们在讨论这是不是 Asyik 新专辑的封面，对不起。”

“是这样啊？你们喜欢她吗？她在日本就是从这张专辑开始被大家了解的吧。其实我觉得，之前的‘Refrain’更好，那才是她的巅峰。不过一般人嘛，确实是从这个时候才开始知道她的。对了，她的制作人从约翰换成迈克也是在那个时候，这也算是个原因吧。不过，现在再回过头去看的话，她在出道以前拿到唱片公司的那首‘Russet’才是谁也无法超越的神作。那首作品不知为什么被公司束之高阁，没能让更多的人听到，真是一大遗憾。”

他一口气飞快地说完了这一长串话，然后瞥了一眼衣花和朱里，身体维持正对着新的角度继续说了下去。

“不过，真是吓了一跳啊。真没想到能在这里遇到听说过她的孩子。你怎么会知道她的？”

“我喜欢听音乐，而且她也很有名啊。”

“是吗，那你知道‘Russet’这首歌吗？我之前在伦敦留学的时候，曾经找门路去看了好几次她的现场演唱会，所以她来日本宣传电影的时候，我也找门路去和她打了个招呼。当时我对她说：‘虽然这部电影还不错，不过还真是符合你的本性呢。’她好像没想到会有我这样这么尖锐的家伙，只是苦笑着回答：‘你还真直接啊。’”

“那个……”

“我啊，是干这个的。”

男人从身旁的包里取出了一张名片。看起来很朴素的金属名片盒上，贴着一张连朱里都听说过的，著名海外摇滚乐出版集团的标签。

“给。”他递过来的名片上写着“作家雾崎灰治”这几个字。

“作家？”

他们四个聚在一起，看了看对方交到新手中的名片。“嗯。”男人微笑着点了点头。

然后，他微微地挺起了胸。

“不过，我的工作基本上就是个影子作家。知道什么是影子作家吗？就是出版时的署名另有其人，只需要替别人把书的内容写出来的工作，不过要说那些作品的名字的话，你们可能也都知道。最近有些还被改编成电视剧了呢。不过，这边的电视台好像没有播。不管怎么说，因为和署名人之间有合同，所以也不能告诉你们书名是什么。”

他话语中排山倒海的信息量彻底把朱里压倒了，她连一句话都没办法插进去。新也只发出了“啊啊”的声音，不知是哑口无言，还是真心佩服，总之表情非常茫然。衣花和源树两人，只是扫了一眼新拿在手里的名片。

“你是到牙岛来旅游的吗？”

新缓过神来以后问了一句。雾崎回答：“不是，我是叫那个什么，新移民。”他指了指身后带着拉杆的皮包，补充道：“以后我就准备住在岛上了。”这句话让他们都觉得非常惊讶。

就算是新移民，其中也有各种各样的人。

他们里面有带着孩子一起搬过来的，也有年轻夫妇和单身妈妈，还有独身一人移居到岛上，和同样独身的新移民相识相恋并结婚的。

到岛上来的年轻移民从事的职业，包括有电脑就能工作的设计师，还有就是作家了。由于移居到岛上的人多了起来，岛上渔业协会和农业协会的网站变得漂亮了，农产品的网络销售也变得越来越方便了。这些都多亏了移居过来的网页设计师们。来岛上观光的游客数量剧增，也是因为新移民独立经营的旅行社在网络上对岛上的旅游线路等信息进行了丰富和完善。

同时，因为是通过网络和电话与大都市连接，所以从事这些工作的人几乎都不会有忙不过来的时候。以往不管是什么职业，为了做成生意都必须频繁地去拜访客户，与客户协商各类事务，可一旦选择了在岛上生活，也就没有这样做的必要了。

大部分的新移民，都会在空闲时帮渔夫收收网，或者帮农民们摘摘成熟的橘子和柿子。虽然大多没有固定的工作，不过如果算上本职工作和打零工的收入，新移民在生活方面应该都没有太大的问题。就连居住的房屋，也大多是房东不希望自己太寂寞才对外出租的，那种觉得租给谁都无所谓房间，最终几乎都是免费的，所以就算收入比以前减少了，新移民的生活也能过得很充实。

朱里盯着印有“作家雾崎”字样的名片，突然像想起了什么似的对新说：“这么说来，前川先生也说他是作家吧。”

“他说他是为漫画写原作的，还给我看过呢。”

“不会吧，是什么漫画？”

雾崎问道。他的视线好像变得锐利了一点。

新告诉了他依稀记得的标题和杂志的名称后，“啊啊，”雾崎深深地出了口气，点点头说，“这个肯定听说过啊。”

“那个人，现在住在牙岛吗？”

“除了他以外，还有陶艺家、绘本作家等，有很多类型的作家

呢。”

雾崎露出了不快的表情。“啊啊，不好意思，我可不是那样的。”他夸张地摇了摇头。

“……雾崎先生为什么会想到我们这里来呢？”

之前一直沉默着的衣花问道，她尤其强调了把牙岛称为“我们这里”。雾崎听到后看了看衣花，回答说：

“我是为了采访岛上的生活。”

他那只带着拉杆的皮包，随着船的摇晃大幅度地滑动着。“哟。”雾崎赶紧按住了包。在太阳光的照射下，那只包的表面细细看来还带着灰色的鳄鱼皮花纹。

在这个岛上的作家里，好像还没有听说过像他一样，写出的作品被改编成电视剧的人，所以雾崎应该是挺有钱的吧。

“啊，那个，”雾崎猛地转过身，依次打量起朱里他们，“你们都是在牙岛出生，牙岛长大的吗？或者是从外面来的新移民家里的孩子？你们小学和初中都是在牙岛上的吗？”

“只有他是中途来的，其他人都是在牙岛出生、长大的。”

虽然对雾崎口中的“采访”这个词稍稍有点戒心，但新还是如实回答了。雾崎换了个语调继续问道：“那样的话，在你们初中，或者是小学的时候，有没有在学校文化节或者学生表演大会上演过短剧？或者是那种大家都会演的，从学校里学会的剧目之类的？”

“短剧？”

新和朱里，从两个方向同时问道，他们两个互相看了看对方。衣花也露出了奇怪的表情。就连在甲板的座椅上托着下巴，差不多快要睡着的源树，也微微地抬起了头。

“对，短剧。”